



农村题材中篇小说集

宋老大进城

SONGLAODA JINCHENG

西戎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农村题材中篇小说集

宋老大进城

西戎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老大进城/西戎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1
ISBN 978 - 7 - 203 - 05986 - 8

I. 宋... II. 西...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3142 号

宋老大进城

著 者: 西戎

责任编辑: 梁小红

装帧设计: 谢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75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5986 - 8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作家简历

西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至二〇〇一年一月六日），本名席诚正。汉族。山西省蒲县化乐乡西坡村人。中共党员，一级作家。原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主席。获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作家”称号。

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九月

参加蒲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团，任宣传员。

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〇年七月

新军决死二纵队吕梁剧社，团员。

一九四〇年七月至一九四一年三月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部队文艺干部班，学员。

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二年三月

转入延安八路军留守部队艺术学校戏剧班学习，并任该班创作组成员。

一九四二年三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编辑股，任干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晋西北保德县四区抗日联合会，任文化部长。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八月

晋西文联编剧。

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晋绥边区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晋绥大众报》，任编辑股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

《晋绥日报》，负责副刊《文艺园地》编辑工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

《晋南日报》记者。

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随军南下四川，参与创建中共川西区委机关报《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六月

《川西农民报》，任社长兼总编辑。

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四川省文联，任创作部长兼《川西文艺》主编、《川西说唱报》社长。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三年五月

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任副组长。

一九五三年五月至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中共汾阳县委，任副书记。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五年五月

北京中国作家协会驻会作家。

一九五五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山西省文联，任副主席兼文学月刊《火花》主编。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九年八月

因“文革”受冲击，被关进山西省文联的“牛棚”，并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

一九六九年八月至一九七〇年八月

参加石家庄中央学习班学习。

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二年八月

全家下放到山西省运城车盘乡西膏腴村劳动。其间，一九七〇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八月，转入忻定干部学习班学习。

一九七二年八月至一九七五年七月

调回山西省文化艺术办公室创作组。

一九七五年七月至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山西省文艺工作室文学月刊《汾水》杂志社，任主编。一九七九年任中国作协三届理事。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至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连任中国作协四届理事。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五届、六届、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其间，一九八五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法等西欧国家。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四年六月

山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九九四年六月至二〇〇一年一月六日

离休后笔耕不辍。仍担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二〇〇一年一月六日在太原因病逝世。

目 录

| | |
|----------|-----|
| 安家庄的故事 | 1 |
| 在前进的路上 | 53 |
| 终身大事 | 70 |
| 纠纷 | 133 |
| 一个年轻人 | 166 |
| 麦收 | 185 |
| 宋老大进城 | 203 |
| 盖马棚 | 224 |
| 行医事件 | 244 |
| 母亲的晚年 | 261 |
| 姑娘的秘密 | 269 |
| 王仁厚和他的亲家 | 288 |
| 女婿 | 308 |
| 两涧之间 | 326 |
| 灯芯绒 | 344 |
| 一头骡子的故事 | 365 |
| 冬日的夜晚 | 379 |
| 赖大嫂 | 392 |

安家庄的故事

刘银海老婆被主任马广财霸上的事，谁提起来，都恨得要背地骂两声：“狗养的！看你把人家欺侮到啥时候是个够！”

人们虽然心上恨，但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马广财过去有钱、又有势，一道沟，谁不记得他的爹，外号人叫“老阎王”。前几年活着时，可凶得很，佃户们来交租时，常瞪起眼的骂：“天生下的穷骨头，不识好歹！交不上租子的，把地放下，给我滚！拿上猪头还怕找不到庙门，种上我的地，叫你们出点租子，你们还不早交来，非叫我给点颜色看才行哪？”因为这样讲，所以他的佃户没有哪个敢欠租。

他有多少家产，没有人确实知道，不过听上了年纪的人摆，马广财爷爷手上是弟兄两个。老弟兄们分产业时，曾用二百五十斤的抬秤分银子，这是一件；还有的人说：埋葬他爷爷时，光摆酒席用的调料，磨下了两口袋，还薰死了一头骡子，剥下的葱皮蒜皮，小孩子掉进去就找不见了……诸如此类的传闻，虽然难免夸张，但马家是这一道

沟数名的富户，确是实情。

这样豪富的人家，土地当然不在少数。平地不说，像村背后那一架一架的大山，都姓马，每年一收罢秋，一辆一辆的牛车，都是拉着粮，来给马家交租的。

这当儿，“老阎王”多威风，拿着火煤香，吹着水烟袋，太师椅往过厅门上一摆，坐着翻账本，盯着佃户们一袋一袋的往楼上木仓里装粮。

“老阎王”下世以后，家业就随着垮下来。儿子马广财，不务正道，整天肥吃大喝、玩女人、抽大烟赌钱，十多年天气，把个家业就挥霍光了。光是光了，不过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凭着当过财主的底子，平日的吃喝穿戴，穷人家依旧是比不上。

说起马广财的厉害，安家庄的人，真是谈虎变色。别的不讲，单说他娶媳妇：三十四五年纪的人，已经娶过三个。第一个是“老阎王”活着时，向一家佃户逼租子，那佃户交不起，他便把人家的女儿拉来，给儿子做媳妇。广财因为媳妇是个穷人家出身，看不惯，三天骂，两天打，有一次因为做饭没做好，便一顿把那媳妇打死。死还不是死了，媳妇的爹娘虽难受，也不敢讲什么。不几天，广财便从城里戏班里引回个唱小旦的。玩了几年，觉得也不新鲜了，便把那媳妇卖了活人妻。没隔一年，便又娶来一个。这第三个人样长的又俏又俊，在广财眼里也还使不上，整天挨打受气，不几年媳妇就下气鼓病，日本人来的那年，也死了。以后，马广财当了“勾子军”（当地群众对阎匪军的称呼）的村长，当了官，就再没提要娶媳妇的事了。因为那时候搞人家女人的事，可以任由他来，要是说句反对的话，那算闯下了滔天大祸，轻则押班房、罚款、做苦

工，重则脑袋就搬了家。人们背地说：“马广财掌了安家庄的生死簿，要谁死，还不是用的一句话！”因为这一层，马广财过去串门子霸人家女人的事，没人敢管，就是现在，也还是没人敢在面子上给个过不去。虽然这里已经解放好几个月了，马广财表面上也不敢从前似的凶了，开口就讲甚么他也是“贫农阶级”，但是被毒蛇吓输了胆的人，看见条麻绳，也是害怕的，就连银海的妈，眼看着媳妇被广财调坏了，也不敢说什么话，看见装个看不见，含着眼泪的过。

按说银海两口子刚过门那阵，也是挺好夫妻。说银海吧：二十七八年纪，不言少语的，又老实，又能干，清早太阳冒山尖上地，不歇晌，一直要干到上灯才回来。犁、种、锄、耨都通行，村里人说：“那是三棒打不出个响屁的人，就知道地里动弹！”就这么一年受到头，娘母俩该吃稠吃清些，该穿新穿旧些，俭吃省用，积下六十多块白洋，前年子才在豆家庄娶下了这媳妇。银海这媳妇，初过门来也还看得过眼；人样长的俊俊俏俏，针线茶饭，也都行，就是有时爱偷个懒，爱穿戴穿戴，打扮打扮，这也是从小在她娘那里教养惯了的。

媳妇爱穿爱戴，银海妈并不嫌，她所忧愁的，是村主任马广财，有事没事，总爱来家坐坐，有时和银海媳妇说话，还那么嬉皮笑脸的不正经，有时还给银海媳妇送些东西：什么花洋布裤啦，银手镯啦，戒指啦的……这不能说没有缘故。

慢慢的，日子久了，村里就风风雨雨；有人背地说闲话。起初，男人们都责备银海对婆姨管教不严，有人说：“嗨，银海！你今辈子见过婆娘没有？你真给男人丢脸，要

是我有那么个婆娘，哼，两巴掌打得她吃啥也不香了！就不信她骨头有好硬！”后来，村里人知道问题不只在那媳妇，主要是马广财从中作怪，把银海媳妇逼住叫和他好，听说还用钱收买起银海丈母，从中挑唆闺女，叫和银海闹架，人们听到这些，才格外恨起马广财来。

马广财不怕这些，村里的穷人，他是向来不放在眼里的，就连他那又刁又泼的老“狐狸精”妈、一个麻钱分开两半用的怪吝鬼女人（老阎王的小老婆），有时骂他，不让他给银海媳妇东西，也挡不住他天天要往银海媳妇那儿去。

因为他跑的紧，坏话说得多，弄得银海和媳妇的关系，就不如以前那么融和了。银海下地回来，不给做饭，衣裳烂了、脏了，也不缝、不洗，整天两个人，贴门神不对脸，谁见了谁也不搭腔了。银海心上真气，想得火冒起来，真想去割马广财一刀肉，可是又一想，马广财那是几辈子的地东家，从前有钱有势，如今又当上了“干部”，闹起来，胳膊弯扭不过大腿，便也一口气忍下来。

这几天，事情好像上了劲，广财来一趟，走后媳妇和银海总要吵一场。银海妈看着没办法，只会哭，用手打自己的脸，咒自己：“早点死了吧，免得活着受气！”可是哭，打，并不抵事，广财想甚么时候来，依旧要来。

一天，银海和他妈上地走了，让媳妇留在家做饭看门。

天晌午，银海从地里回来了。走进院门，就听见自己住的西屋里，有人尖声尖嗓的吵架，他没有马上进去，站在当院听。

屋里吵得正凶。听见马广财的妈，“狐狸精”说道：“你们搞甚么鬼，老娘都知道，说，你穿的花裤是哪里来的！”听见他媳妇说：“你管不了，我有钱，铺子里有布，

拿钱扯的！”“狐狸精”说：“知道你有钱，知道你会挣！光挣钱，老娘还有白洋哩！我问你，还有谁帮你扯的？”他媳妇说：“是我爹扯的，你问的要干啥？”听见“啪”的一声打耳刮，“狐狸精”又说：“你找的这个好爹！叫的多好听！”听见他媳妇就哭就喊：“你打，你打！”“狐狸精”也凶声凶气的说：“就是要打你这烂货！不要脸东西！”

银海听的着实忍不住了，便踢门进去。地上站几个看热闹的小孩子，他媳妇和“狐狸精”互相扯住衣襟，头发都乱拽下来，四只眼对盯住，活像一对公鸡打架。

站在地上的几个孩子，往银海脸上看看，仿佛希望他能在这场风波平一下，但是银海呢？看了看这光景，满肚窝火，正不知该如何下手法，忽听见门外有人喊：“小旺在这儿吗？”

一听就知道是院隔壁刘大伯。刘大伯乳名叫锁子，今年已五十多岁，和银海父亲是亲兄弟。活了多半辈子，真好像锁了一把锁，从来没有出人露面过的说一句亮话。他脾气很怪，遇有不随心的事，就想发发毛，但这只是在自己屋里，譬如骂老婆、打孩子，摔摔家具；在外面处人处事，却是个胆小怕惹是非的人。人们说他：树叶落下来也怕打烂头，确实不假。今年春天儿子金宝当上了村里的农会主席，可把刘大伯急坏了，整天看见金宝就骂：“年青青的懂啥？我活了一辈子，过的桥也比你走的路多，你要不想长你那颗头，你就当，这荒乱年头，跟上疯子扬黄土，终久有你的好下场！”他这么说，起初金宝还给他解释几句，后来日子长了，金宝就由他说，反正听见装个听不见。

最近，刘大伯对金宝干农会这件事，好像不怎么提了，但是银海媳妇和广财这事，又叫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常

听见他一个人发毛：“姓刘的德性，都叫她败完啦！”刚才听见又是两口争吵，本想过来狠狠发一顿毛，一听是主任的妈也在，便没有进去。

这时，屋里有个孩子跑出来。刘大伯恶狠狠的骂着孩子：“你瞎了眼，看天啥时候啦？吃饭都叫人来请你！”他歪过头，往吵架的屋里瞅一眼，回过身照孩子的脑壳，“啪”的一巴掌：“放着好你不学，你学畜生，没有见过那几个人?! 还不往回滚，不要脸东西！”

这时屋里打架的，好像也挨了打似的，谁也不作声了。银海觉得大伯好像替自己出了气；“狐狸精”有点扫兴，觉得气也出了，恋战下去，也没有好处，从地上爬起来，说了两句难听的硬话：“老娘一天不死，就不饶你个小兔羔子……”也扭身走了。只留下银海和他媳妇。

他媳妇受了委屈似的，“啾啾呜呜”的哭起来，银海气急了，说：“你还嫌人没丢够？”跳上炕，压住便打。

刘大伯回到隔壁院，听见是银海在打婆娘，进屋同刘大娘说：“早该打了，不打看骨头展成啥样了！”刘大娘气愤的说：“唉！也不能光怨媳妇，广财那灰鬼不除，就是个大祸害！”

两口子打闹了一场，银海妈后面回来，才算拖开。

吃过中饭，银海刚下地走了不一阵，马广财气势汹汹，领着马二毛来了。

马二毛原来大号叫“马光耀”，是个光身汉。他老爷爷和广财爷爷是亲兄弟，一样分开的产业，到他父亲手上，因贩烟土跌了案，一场官司打了三年，银钱便弄空了。到马二毛长大以后，只留下几间房子和些破烂家具。马二毛自幼横草不拿竖草不沾，娇生惯养长了这么大，当然也是

不会劳动，整天就靠卖间房、卖件家具，帮广财家收收租要要账过日子。

他地里受苦做活的本事没有，人前说话的本领倒强。

譬如碰见财主家女人领着孩子出来耍，他总是带几分惊喜的神色说：“哟！看这小老弟，长相多有福，看这对眼嘛！噯噯，看这付耳朵嘛！多大多厚！三岁看大，五岁看老，五官上就带一身福气！噯，长大，一定是个做官的，嘿嘿……”如果是穷人家的孩子，开口就骂：“看那付穷相，长大，也是拉讨吃棍的坯子！”人们知过他的人气，所以在村里名声很臭，虽然如此，见了面的人，总还得用笑脸打打招呼，因为得罪了他，会吃他的亏。

“勾子军”占的时候，广财当村长，他就在村公所，跑跑腿，喊喊人混饭，来往应酬，帮了广财很大的忙。解放后，这个饭碗打了，但广财又当了安家庄的主任，他觉得靠着大树有柴烧，仍旧跟着广财的屁股不离，广财也觉得他是自己的一把靠手，因而一有送信、喊人的差事，便叫他干。他虽然在村里还没挂甚么名堂，但是人们也不管这些，他去催谁干活，谁也就干了。

这天马二毛到了银海家里，先把银海妈叫来广财面前，广财便摆起“主任”架子，把银海妈训斥一顿，说甚么：娘母俩“压迫”妇女，以后再这样，非“严办”不可。银海妈不敢说甚么，只好听人家训。

银海媳妇因为遭老“狐狸精”一顿臭骂，觉得真有点见不得人了，马广财来也没理，一心想往娘家去。豆家庄离这村四十多里，那媳妇一个人不敢走，广财便吩咐让二毛去送。

天快黑时，银海媳妇提一个小红包袱，相跟马二毛，

往娘家去了。

二

刘银海媳妇的娘家不种地，她爹是个破落地主，会玩阴阳八卦。年青逛省城时，引回个婆娘，生下了现在的银海媳妇。省城住了二十多年，家业踢光了，落不住脚，便又回到豆家庄。不会种地，依然干他的老行道，念“甲子、乙丑”混饭。有一年，因为赌博输了钱，债主跟了一屁股，逼得没法，才六十块白洋，把闺女许给银海。

银海媳妇的娘，是城里住惯了性的人，虽然穷了，生活习惯和村里人都要不同些，这些倒也罢了，最惹女人们讨厌的，是她那么老了，赶庙会也还爱头上插朵小花，引得豆家庄的些轻薄男人，常在她那儿跑来跑去，女人们就格外对她不满。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村里人说：银海媳妇学得和她娘的样差不多了。

娘家是这个样，银海媳妇住了娘家以后，银海妈不放心，整天愁得饭也吃不下，叫银海赶快去叫。怎奈这几天刚落了场透雨，赶着锄苗子，银海没空，只好由她住着。

又过了几天，隔壁大娘跑来对银海妈说：“你婶，媳妇可该叫回来了，听说广财那东西，住在豆家庄就不回来，她娘也不正经，住长了不好！听说她娘也——”随把嘴凑到银海妈耳朵上，小声说了几句，银海妈便伤心的擦开了眼泪。

苗子虽然没有锄完，也只好放下不锄，银海误住工叫媳妇去了。

这天下午，安家庄前坝的一块谷子里，二贵、拴子、安保、红孩四个青年，变工给二贵锄地。

这时候，从西面大路上，上来两个人；前头一个是男的，背一条红花被子，后头一个是女的，手里提个红包袱，两个相距有几十步。

安保回了一下头，用手搭起凉棚，往大路上照了一照，停住锄说：“那不是银海叫媳妇回来啦！”红孩急着一边回头，一边问：“媳妇叫回来了没有？”正说着，后面那个女的也走上来了，拴子人年青，火炮性子，说话愣，指着说：“回来了，后面那不是！看穿戴的多漂亮，真够个‘十里红哪’！”安保用手搓他一下，小声说：“小声点，叫人家听见！”拴子说：“听见怕啥，那脸皮不比树皮厚，问问她，这回为啥去住娘家！”红孩问安保道：“广财这几天在家不在家？”安保正要答话，那媳妇已经走到地边了，于是都住了嘴，瞅住看。

那媳妇仿佛也感到不好意思，头偏都不偏一下，很快就走了过去。大家见那媳妇进了村，这才都把身子车过来，继续锄地。

安保继续说：“广财那狗日，昨天就回来了，听我老婆从娘家回来说，这回广财在豆家庄，住的把老根子都搬动了，送了银海丈母家点钱，那老两口，吃过香东西的嘴，见钱心就黑，闺女还不是听娘一句话。”拴子气得头上摸一把，骂道：“你们大家看嘛，广财这灰狗的，还当的是干部，挑拨霸占人家的女人，这叫甚么干部？”

二贵努努嘴，鼻子里哼两声，说：“这还算甚么了不起的事？看过去给‘勾子军’当村长的时候，那真是活阎王，今天要你死，等不到明天，我兄弟在八路军里，捎回封家

信来，叫他知道了，说我家是‘共匪’家属，把我爹叫去关起，逼住要我兄弟，一直把我爹逼死，这我一辈子忘不了！”红孩也接着说：“前年，因为浇水，广财把我四叔打死到水渠上的事，那还不冤枉？”这时安保听得低下了头，他想起了前年，广财当村长派下款，他家上不起，把爹叫去村公所，吊、压杠子，逼的没法，把妹妹金花叫人家拉去，由广财送了区同志会（阎匪特务组织）的个指导员当小老婆。想起这些，安保难受的说：“我妹这阵也不知到了甚么地方，看那时……”拴子急得说：“唉，过去的事，提起来那还能说完，光年时冬天咱这里解放当上主任，公粮贪污了有多少？解放是解放了，广财压迫欺侮人，还是和‘勾子军’在的时候差不多！喂，我要是上级的人哇，非撤换了这些干部不可！”二贵说：“没人敢反映，上头没人经常来，不知道也不抵事。唉！当初我们这村主任就不该叫他干哩！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该怨谁去？”安保接住说：“谁也没叫他干呀！这是人家自己封的。刚解放那阵，‘勾子军’离的很近，人人都有变天思想，说这荒乱年月，随便有个人办公事，应应景算了，还不知将来世道是个什么样子。广财趁这空子，就领着二毛，指东划西的收粮派差，大家也就糊里糊涂把他当成主任了，谁知道这阵倒给他闹了个合适！”拴子把锄狠狠一拉，说：“那咱们想法把狗日换了吧？”二贵说：“对！换了！”安保摇摇头，说：“你换，村里大家不齐心，谁敢往出提，这阵‘勾子军’也还没有打远，村里大半人怕‘勾子军’再来，你要是弄一顿换不了，算是太岁头上动了土，头也别想好长了！”红孩长叹一声，往手心吐口唾沫说：“算了！算了！背地里骂朝廷，我看还是说说算了，锄地吧！”